



村路像条河

CUN LU XIANG
LIAO HE

本书精选了作者近七十篇
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精美小小说，
篇篇构思精巧，视角独特，读来亲切可人，
回味无穷。

相裕亭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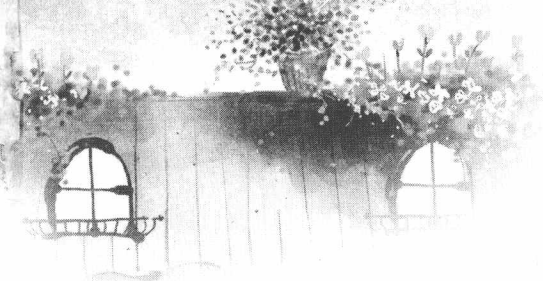


YZLI0890122394



台海出版社





村路像条河

CUN LU XIANG
TIAO HE I

相裕亭◎著



YZLI0890122394



上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村路像条河/相裕亨著. —北京:台海出版社,
2011.12

ISBN 978-7-80141-904-0

I. ①村… II. ①相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9217 号

村路像条河

著 者:相裕亨

策划编辑:马 强 岑诗琦

责任编辑:禾 月

装帧设计:小 梁

版式设计:晓武工作室

责任印制:蔡 旭

出版发行: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,邮政编码:100009

电 话:010-64041652(发行,邮购)

传 真:010-84045799(总编室)

网 址: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thcb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1/16

字 数:162 千字

印 张:14

版 次: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141-904-0

定 价:27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自序

19岁那年秋天，我背起母亲连夜为我缝制的一床八斤重的大棉被，绕过巷口水塘边那弯不知留下我多少脚印的小路，满怀憧憬地向着村东公路奔去时，丝毫没有留意到此刻母亲正抹着泪水，默默地站在自家院墙边的豁口处，踩着一节枯树段儿在静静地凝望着我。

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家远行。

但，那时间我人生最伟大的理想，就已经完成了从蚕蛹到化蝶的全部过程，并准确地定格在李四光的身上——做一名地质学家。

我敢断定，我要做地质学家的这个伟大理想，肯定是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电影《李四光》的影响。要不，我生活在苏北那个连县级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村庄里，自小以玩沟泥、捉蜻蜓为乐的一个农家孩子，很难与当时已经很伟大的李四光产生什么瓜葛。

我固执地认为：做一名地质学家，戴顶白色的太阳帽，配一副黑色而又极其神秘的蛤蟆镜，背一个皱巴巴的鸭黄色的地质包，手持罗盘、小锤子，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，无限风光，无比美好！

于是，19岁那年秋天，我生命的第一粒梦幻的种子破土发芽——一张石油学院的录取通知书，让我如愿以偿地跨入了“头戴铝盔走天涯”的“找油人”行列。

然而，我生命的运行轨迹，并没有向着我最初的理想抵达，而是东张西望、阴错阳差地引诱我步入文学的歧途。原因是，在我步入大学的门槛之后，图书馆里浩瀚的书籍，打开了封闭我19年的阅读之门，让我知道“地质学家”以外的世界同样是异彩纷呈！

印象深刻的是，大学最后一年，我在我认为很了不起的刊物——沧州



序



《无名文学》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。

时值八十年代中期，文学正热。

就此，我与文学产生了热恋，文学也风情万种地向我伸出了橄榄枝——华北油田的《石油神》、河南的《中原》、保定的《莲池》、杭州的《西湖》、东北的《短篇小说》、《芒种》、《小说林》、我家乡的《连云港文学》、《青春》、《雨花》，以及《新华日报》、《工人日报》、《农民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青海湖》、《小说月刊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河北文学》、《热风》、《北方文学》、《时代文学》、《天津文学》、《北京文学》、《山东文学》、《山西文学》、《四川文学》、《广西文学》、《飞天》、《天涯》、《星火》、《草原》、《鹿鸣》、《散文》、《美文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、《传奇传记》、《读者》等等，先后发表、转载了我的《油田纪事》、《盐东纪事》、《小林乡长》、《杀驴》、《风吹间路》、《盲摊》、《躲伏》、《换门》、《无言的骡子》、《小站不留客》、《手语》、《威风》、《偷盐》，以及后来为我带来“冰心图书奖”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的《忙年》、《盐河人家》等等。

当我完全沉醉于文学，甚至是为文学而狂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：文学改变了我原本的生活，又为我创造了另一种生活。

许多年后，当我感悟到文学把我的生活涂抹得面目全非时，我焦虑、彷徨，甚至是怀疑那个叫相裕亭的家伙没有为我把握好人生的坐标。

然而，当我静下心来，仔细品味我案头的《大嫂》、《玩火》、《花匠》、《小学同学》、《读报》、《镜花水月》、《会飞的手套》、《村路像条河》、《房门，根本就沒关》等等，那些触及我的灵魂，拨动我的心弦，勾起我无限遐想的文字，故乡里那些被岁月湮灭了乡趣、炊烟、村溪、房舍，以及我迈出故乡之后的许许多多令我激动、心酸、喜悦、痛苦、爱恋、遗憾的往事，悄然被我拾掇到书香之中时，我又有了几分暗自的欣慰与得意！

我欣慰手中的笔，复活了留在故乡人瓜棚、月下的那些陈年往事，得意于读者们阅读了我与我写的故事。

文学，可以自由飞翔！

但，文学并没有赋予我飞翔的翅膀。

我知道地球上并非所有的河流都通向江海，但，我坚信每一条河流都

在孕育它两岸的禾苗与牲畜。我的文学之路，或许就是某一条流不进江海的河流。但我，甘愿默默地孕育着两岸的青稞与精灵！

2011年4月26 于新浦家中



自

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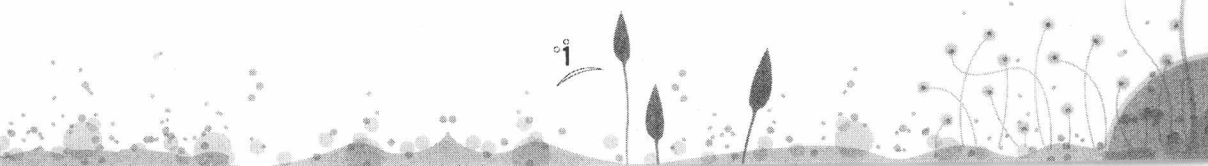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村路像条河
CunLuXiang
TiaoHe

目录

自 序	1
村路像条河	1
吃喜礼	4
花 匠	7
乡 医	10
桂 枝	13
三朵儿	16
躲 伏	19
玩 火	22
年 关	25
分 羊	27
父亲的情人	30
马黑子	33
盲 摊	36





小学同学	39
大 嫂	42
过彩礼	45
小村腊月	48
死 结	51
套 雁	54
乡间早戏	57
抓 亲	60
听广播	63
树典型	66
懒 五	68
换 门	70
喜 事	72
扎黄手绢的女人	75
十八相送	78
大学第一年	81
读 报	84
红前红后	86
老 钻	89
相 约	92
房门,根本就没关	94
小冯姑娘	96
我想让你了解我	100
旧船票	102
听 浪	105
小站不留客	107
讨 美	110

手 语	113
窗 口	116
窗 帘	118
镜花水月	120
雨 吻	123
会飞的手套	126
草莓红了	129
合 影	132
谁让你说实话的	134
安 莉	137
梅 子	140
断 情	143
当爱已成往事	145
插 牌	150
血 路	152
逮 鱼	154
雪 画	157
审 判	159
打猪草	161
采 茶	165
谋 赌	168
诀 别	171
改 门	174
卖 锅	177
中土还乡	180
城 雕	183
新 茶	186



送 粮	189
廉政模范	192
吃食堂	195
反 串	197
午后有暴风雪	199
创作年表	202



村路像条河

小村里，唯一的一条街，极其委屈地镶嵌在街口那些低矮的草垛、猪圈、房舍间，如同一条东拉西扯的陈年绸缎，无可奈何而又万般柔情地由西向东延伸着。雨天里，那条看似坑洼不平的小街，陡然间还会变成一条欢快、流畅的河。淙淙流淌的街溪，随雨量的大小而变化。雨停了，潺潺的街溪还要缠缠绵绵地流淌上一阵子，我与六爷爷家的小筷叔就喜欢在那样的街溪里筑堤拦坝玩。

小筷叔，小名小筷子。他比我大两岁。小时候，我们见天在一起捉蜻蜓、扑蚂蚱、玩沟泥，以至后来稍大一点了，拾草、铲青、到村东的河汉子里摸鱼、捞虾、扑捉海狗鱼儿什么的我们都在一块儿。

小筷叔个头不高，脸盘子挺大，笑起来，老远就能看到他唇齿间的两颗大板牙。乍一看，还认为他是个豁牙子。其实，他就是那样的宽牙缝儿。

小筷叔没上几天学，十几岁时，就在生产队里喂猪、使牛。后来，我到外地读书期间，他娶了一个异乡女人，给他生下一个男孩后，人家嫌他家里太穷，跑了。之后，小筷叔就带着那个男孩与他父母一起生活。

眼下，小筷叔有四十出头岁，可看上去就跟个小老头似的，走道弓着腰、筐着腿，两只布满老茧的大手，如同两把小蒲扇似的，在屁股后头一扇乎、一扇乎。

我大学毕业，在城里有了小家之后，每次回乡下见到他时，老远就跟他打招呼。较童年有所不同的是，此时，我不再喊他“小筷子”，而是要正儿巴经地叫他叔。

小筷叔见我很亲热，每次都让我到他家里耍耍。有时，还要给我一些

地瓜、黄豆什么的，让我带到城里吃。只可惜，我在外面工作之后，很少回乡下老家了，尤其是父母去世后，我回乡下的次数少之又少。

去年，哥嫂在村东包了养猪场，手头经济宽裕了，一再捎信让我回老家过年。

年初一的早晨，我到一本家哥哥家去拜年，小筷叔正在人家的猪圈里查看一头母猪是否需要打栏。

我叫他一声叔，跟他打趣说：“大过年的，你扒人家母猪腩干什么？”

那时间，小筷叔正拽住母猪的尾巴左右躲闪，母猪“噢噢”地叫！小筷叔回头看到我时，挺亲切地骂我一句，消扁我说：“茄，你在城里就知道吃猪肉，只怕是不知道小猪是从哪里来的。”小筷叔从猪圈里出来后，很牛皮地告诉我本家哥哥，说：“下午，你带它去打栏吧！”

打栏，就是给母猪配种。

本家哥哥递给小筷叔一支烟，问：“行吗？”

小筷叔狠劲儿吸口烟，更加牛皮地说：“行！”随后，小筷叔转过脸来，问我家属和小孩来了没有？我说，家属和小孩怕乡下太冷，没来，就我一个人回来了。

小筷叔瞭我一眼，说：“茄，带她们娘俩回老家耍耍呀！”那语气，显然是说我没把爱人、孩子带回来过年是不对的。

我笑，没再说啥，就那么和小筷叔靠得很近地站着，小筷叔问我在家过几天，在外面做了什么大干部，具体还问到一个月拿多少钱工资。

之后，我们回到屋里，本家哥哥让我坐在炕沿上，小筷叔蹲在炕前一条窄窄长长的板凳上，一起说了一些我小时候在家调皮捣蛋的事。期间，小筷叔摸着他的脑门子，叫着我的小名，问我：“二园子，你说我老是头晕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定睛一看，小筷叔黄黄的一张脸，只有腮帮骨那儿有一点点血丝，而且每一根血丝都清晰可辨。我似乎觉得他整个面庞，如同一只冻透了的柿子，显然是营养不良的症状，我顺口而出：“你多吃点好的！”

话已出口，我又觉不妥，小筷叔光棍一个，还带着一个正需要花钱的孩子和年近八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，每年只靠田里的粮食，换几个油盐酱醋钱，可谓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手头不会太宽裕，何谈吃什么营养的好东

西呢。

但，小筷叔告诉我，说他吃得不孬。小筷叔说，眼下不是过去受穷的时候了，连煎饼、稀饭都吃不成溜儿。现如今，家里的粮食吃不完。

我心想，光靠吃粮食哪行呀？城里人，鸡鸭鱼肉换着口味吃，还要补充些含铁、含钙的水果、高蛋白的牛奶之类的东西。小筷叔自然不会知道这些，我也不好跟他细说吃什么营养的东西，但此时，我默默地从怀里掏出钱包，摸出两张钱递给他。

刹那间，小筷叔很是生气地样子，用胳膊肘儿猛挡一下，说：“二园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！”可当我硬要给他时，他也没再推辞。但他连声说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还使俺侄子的钱。”

我说：“没有多，拿着吧。”

本家哥哥也说：“你侄子给你钱，你就花呗！”

小筷叔没再说啥。但，此后小筷叔突然话少了。接下来，我和本家哥哥又谈论别的事，小筷叔都没有插嘴。后来我起身告辞时，小筷叔默默地送我到小巷口，站在小时候我们一起筑堤拦坝玩的小街上，目送我走出很远，很远。

转过年，我有事再次回乡下，见到小筷叔时，我仍然很亲热地同他打招呼，小筷叔却木木讷讷的样子远远地冲我笑笑。之后，趁我不注意，他便闪身走开了。

吃喜礼

东街，六顺他三哥结婚，我们家提前三天就送去了喜礼。我妈专门找了一张两块钱的新票子，用红纸包上，让前院顶山大叔一块给带去。

顶山大叔跟我们家是近门。我父亲长年在外面工作，家庭里有个啥事，顶山大叔都主动帮护着。

我那时小，跟六顺一个班读书，可能是读三年级。

六顺他哥要结婚，六顺提前好几天就不去上课了。我直到六顺他哥正式结婚那天，才跟班主任老师请假。

请假时，我没说是去六顺家吃喜礼。其实，就是去六顺家吃喜礼。

在乡下，吃喜礼是大人们的事，一般人家的孩子是捞不到的。因为，一个家庭中，能去吃喜礼的，只有主事的男人或年长的老人去。若家庭中没有主事的男人，那就叫孩子去，就像我们家这样，父亲在外面工作，哥哥在外面念书，遇到这种事，就只有我去了。

乡下吃喜礼，天一亮就开始了。

头一拨来坐席的，都是当庄上人，不算主要的客人，土话叫“头茬客”。“头茬客”吃过了，后面才是姑家、姨家的正门亲戚。

但，“头茬客”要上门“请”。要不，人家不好意思来。这里面的道理是多方面的：一则是庄亲庄邻的出礼轻，不好意思去吃。像六顺他三哥结婚，我们家才出两块钱，这要是姑家、姨家的表哥、表姐结婚呢，最少要出到六块、八块才行。再就是自我感觉不是正客，不能那么堂而皇之地去吃人家的喜酒。

但，作为喜主家呢，还必须请人家来坐坐，否则，是很失礼节的事。

这样以来，本村的客人就多了一道工序——上门请。

有时，上门请一趟不行，还要反复请。

这就难坏了喜主家上门请客的后生，他们拿着贵书（为喜主家计账收钱的人）开出的请客名单，一家一户地喊人去坐席。

尽管被喊的人家，早就留着空肚子等着了，可一旦请客的人上门了，总要客气一番，说：“算了吧！别弄些事了，本庄本团的。”

要不说：“你们家忙乎乎的，还来请什么请，快回去忙吧。”

这都是些客气话，说着好听的。

请客的人呢，一边用笔划着被请人的名单，一边连拉带扯地说：“快走，快走！那边就等着你一个人开席了。”其实，他没请到的人还多着哩，请到哪家，都要这么假么假事地客气一番。

六顺他三哥结婚的那天早晨，我就听到顶山大叔跟人家假客气。

顶山大叔说：“你们快去忙去吧，我都吃过早饭了。”

其实，根本没有那回事。弄不好，顶山大叔头天晚上就留下了空肚子。但，此刻他还是要假客气。

我们家也是，一听前院喊顶山大叔去坐席，就猜到下一个，准是到我们家来请，我妈忙找了个小凳子，让我坐在桌前，假装要吃饭的样子，等人家上门来请时，好假客气一下。

哪知，我坐在桌前等了小半天，也没见请客的人到我们家来请。

当时，我妈还纳闷，怎么不到我们家请呢？难道顶山大叔没把喜礼带到？再一想，他不是那样的人呀！这吃喜礼的事，都是摆在桌面的事，谁家出没出礼，一看请客的到不到你家请就知道了。他顶山大叔再糊涂，也不能把人家的喜礼钱给落下了。再一想，也许是人家安排到下一茬去了，这也是喜事上常见到的。

我妈让我耐心等着。还说，坐第二茬，肚子饿空了，吃得更多。

可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可难受了！

那时间，我们家的早饭做好了。我妈为了让小妹不眼馋我去吃喜礼，专门炒了豆腐菜，麦子煎饼。我坐在一旁很想吃了，可我妈让我上一边去，看都不让我看。

我妈说：“等会儿，有‘八大碗’等着你。”

乡下坐席都是八碗菜，统称“八大碗”。



我看到小妹，麦子煎饼包着两面被油煎得黄黄的豆腐，大口大口地吃，馋得我直掉口水。

我盼望着六顺家请客的人，快来请我去坐席。

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从一大早开始盼，一直盼到太阳过午，都没见到六顺家来人请我。

这期间，我在家饿得乱转转，我妈愣是不让我吃东西，一定要我等六顺家来请我去坐席。

后来，我妈看六顺家老是不来人请，曾几次想去前院问问顶山大叔，把俺家的喜礼带没带到？又觉得那样直接问不太好。再说，当天顶山大叔吃过喜礼回来后，就醉得人事不知了。

可六顺家，为什么不到俺家来请客呢？

这件事，我妈好几天以后才知道底细。原来，六顺家误把顶山大叔带去的两份喜礼，当成顶山大叔一个人的了。

为这事，六顺他爹亲自到俺家来道歉！并答应：过两天瞧亲时，一定让我去补吃一顿“八大碗”。

果然，六顺家瞧亲那天清晨，我还在睡梦中，六顺他爹就站在我们家墙外高一声、低一声地喊了！

花 匠

花匠，并非是个扎花的巧手匠人，而是个地地道道修鞋子的。按理说，那样的人应该叫修鞋匠或臭皮匠，可乡里人背地里偏偏叫他花匠。

在我们老家苏北、鲁东南一带，乡里人管打铁的、抹墙的、铜大缸、捏糖人的、以至上门修锁配钥匙的，一概称之为匠人，修鞋的自然也不例外。可能是修鞋的花匠人，叫起来有点绕口，乡里人干脆借题发挥，叫他花匠。既省事，又能道出他曾经有过的污点。

花匠，个头不高，圆脸、撮嘴，一对小眼睛，笑起来韭菜叶样宽，抬头看人时，下巴总是往前仰着，他头发很少，稀稀拉拉的几根，如同盐碱地里长势不旺的枯草，软巴拉几的，跟婴儿胎毛似的。在乡下，在我童年那个吃饭、穿衣都成问题的年代里，这样的男人是很难讨上老婆的。

所以，花匠一把年纪了，仍然是个光棍。

花匠，不是我们村里人。他的家，在西石岭那边，具体是哪个村的，我们小孩子说不清楚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每隔几天，就能看到花匠挑着担子，领着一条摇头摆尾的黄狗到我们村里来修鞋子。夏天，花匠选个树荫地儿；冬天，花匠支把可以折叠的小马扎，就坐在供销社大门西边的太阳地里摆开修鞋的摊子。有来修鞋子的人，可以把要修的鞋子放下。但是，不能私自把修好的鞋子拿走。花匠身边那只黄狗可是花匠的“眼睛”。它守护花匠的鞋摊，如同牧羊犬照看它的羊群一样专注。

花匠唤那只黄狗叫狗儿。

“狗儿！”花匠唤一声，那黄狗立马竖起耳朵。花匠说：“把那边的鞋子叼过来！”



匠